

Truancy

谨献给每一个正被“教育”所奴役着的学生

逃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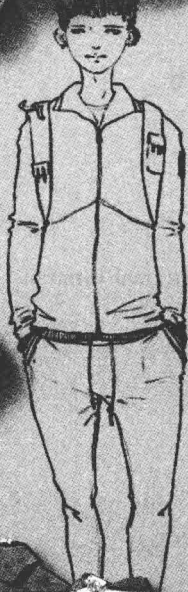
[美] 福井勇 著 张鹏高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逃学生

[美] 福井勇 著 张融高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学生/(美)福井勇著;张鹏高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ISBN 978-7-5321-4048-0

I. ①逃… II. ①福…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4351 号

TRUANCY by ISAMU FUKUI

Copyright © Isamu Fukui 2007

Copyright licensed by Nobu Fukui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1-051 号

特约策划:李佳婕

责任编辑:刘晶晶

封面设计:余笑乐

逃学生

〔美〕福井勇著

张鹏高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售处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字数 250,000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48-0/I·3125 定价:28.00元

序幕

服从命令

男子叹了口气，“啪”的一声点燃了打火机，慢慢地把一根粗大的雪茄放到嘴里，火光映亮了机身上的铝合金。灰白的烟灰纷纷地洒落在他那昂贵而又做工考究的外套上，然而他并没有动手去拂落它。他咕哝着，咔嗒一声响亮地合上打火机，在一张椭圆形的桃花心木桌子上合起手掌。

环视着桌子旁边的其他几个男子，才发觉他们中似乎不止一个讨厌自己最近养成的这种污染空气的习惯。然而，这个嗜好却能让他感到轻松，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我行我素，而其他人也并不介意的原因。无论如何，他们绝对不会因此而抱怨，尤其是在今天。

“这样看来，”男子冷酷地开口了，同时把雪茄捻灭在光亮的大理石烟灰缸里，“形势变坏了，不是吗？”

屋内一片沉默。

男人正用一种犀利的眼神瞪着那些坐立不安的家伙们，视线定格在了他们那些颇为昂贵却又令人看着极不顺眼的衣着上，然后露出了毫无幽默的一笑。

“确实，看起来糟糕透了。”他自问自答着，“特别是你们。”

这下，让人不安的沉默更沉重了。于是，其中终于有一个愚蠢过头的人，响亮地开口反驳了：“市长阁下，您不能因为这次突然的失利而责怪我们。”

房间内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市长激动地狠狠盯着这个大胆的男子。他的名字叫该恩，市长回忆着，依稀还能记得他的这张面孔——他是两个星期前才刚刚加入市长内阁班子的。很明显，两个星期的时间还不够他弄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个“市长城市”中，到底是谁说了算。

其他内阁成员都用一种混含着压抑的认同与同情的复杂神色看着这个不幸的家伙。市长紧握着打火机，与该恩对视着。他很清楚一点，自己早晚会让它们当中的某些人最终以忤逆他的原因而“了断”。所以现在的情况着实不错，因为他马上就可以用某个新人作为一个杀一儆百的例子。

“该恩先生，你知道，我们的教师面对学生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市长轻快地询问。

“不知道，阁下，我不能说我知道。”该恩先生皱了皱眉回答道。他敏锐地感觉到市长声音里隐藏着危险。

“他们要明白：让学生们愿意服从命令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市长补充道，“学生们要服从所有下达给他们的命令。没有得到容许，他们不能开口说话；没有得到容许，他们不能吃饭进食；没有我们的同意，他们甚至寸步难行。”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阁下？”该恩先生傻傻地询问，让内阁成员们发出一片低低的嘘声。

“原因在于，该恩先生，”市长耐心地解释着，“在我的眼里，整座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班级，而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不能交谈，除非我让你们谈；说也只能说我让你们说的话，还要做任何我让你们去

做的事。”

该恩先生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看起来仿佛生气了一样，但是市长的怒视却让他迅速地泄气，并变得沉默起来。

市长一点都不同情该恩先生。这位新内阁成员自己也曾是一个学生，有着和所有人一模一样的经历，然而他的耐性毫无疑问更加糟糕。在这个城市里，学校的最终目的是把公民培养成驯服的成人——很显然，作为一名教育家，该恩先生的思想属于少数派，这将使他被真正管理并控制着城市的人剔除出去。在学校里学到的教训，被遗忘得太容易了些。市长反省着。

“现在，我确信你认为我不能责备你，是吗，该恩先生？”市长继续说，“我记得就在上周逃学生们发动袭击之后，我们开过一次会，我确信当时我被明确告知说，这些‘武器简陋、缺乏组织并没有精干领袖的铤而走险的少年们’会很快瓦解。现在，对我而言很清楚，我的整个内阁在糊弄我，把我当成一个大傻瓜。”

“市长阁下，我们那时没有了解问题的深程度。”该恩先生辩解着，其他内阁成员纷纷摇头警告。“逃学生的成员都是纯粹的孩子！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把他们当回事。”

市长激动地弹开他的打火机。“现在他们已经闹腾了将近两年了！难道你们忘记了他们在一校区搞的破坏吗？”市长咆哮着，提到那次事件，整个内阁成员都不自觉地退缩了。“你们给我的报告让我相信，从那以后他们应该是在萎缩，而不是壮大！”

“就我们知道的而言，他们确是萎缩了，市长阁下。”该恩先生争辩道，“他们确实处于相对的低潮，可如果说他们没有韧性还那样在原地踏步的话，那只是自我欺骗，但当时很难相信他们对我们恨得如此之深，阁下。”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孩子像牲口一样成批打上烙印，然后

像驱赶毫无个性的低等动物一样把他们推进我们的学校。如果他们不听话，我们就把他们驱逐到阴沟里等着腐烂。”市长“啪”的一声关上打火机，“他们会愤怒，这合情合理！难道你认为他们过一阵子就会回到操场上，哀求着希望有人帮助他们改变态度吗？”

“当然不会，阁下，”该恩先生不情愿地承认，“但是城市的教育系统在过去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了，大部分孩子对我们的教育方法表现出显著的谦恭。所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动乱简直毫无征兆可言……”

“胡说八道，”市长呵斥道，“你审查过学校，我也审查过，我们都查过。难道你就想不起来一点可疑之处？告诉我，最近我们给学生做的测试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反应吗？”

“有，在暴乱之前他们的智力已经相当成熟了……”该恩先生扳着手指头列举，“……测试的学生表现出沮丧、愤怒、焦虑、失眠，并且不时有——当然，这种情况很少——毫无道理的暴力行为。”

“不错，你的论证虽然不严密，但却毫无疑问取得了我们的认同，”市长指出，“记住，这个城市是严格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借助教育的手段来精确完美地控制一切——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且我们过去正在接近它。但是，从以往的所有经验来看，前进中也有后退的倾向。虽然几代人以及一大批市长们花费了无数的精力，然而在最后，那些挫折确实也在当下出现了。”

“是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武装反抗。”该恩先生争论道，“学生们拿起武器来对抗我们的想法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在逃学生动乱之前是荒谬可笑，至少对你来说是如此。”市长驳斥道，“学生们大多数明显的个人企图是证明我们的教育失败，这只是每一个公民生命历程中最荒诞叛逆的阶段。但只要学生们能认识到，他们的全部未来都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上，他们就能够学会服

从。作为教育学家的我们对此责无旁贷，必须碾碎他们的一切反叛想法，让他们别无选择。”

说着，市长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双手背在身后，开始在灯光昏暗的房内踱起步来。“但是现在，我们的系统已经遭到了破坏，”市长喃喃自语着，“逃学生们提供给了他们一个另外的选择——他们可以与我们战斗，而不是服从我们。”

该恩先生好像在与自己的内心天人交战。虽然他一度似乎有所退缩了，但到了最后，他还是开了口。其他内阁成员都瞪大了眼睛盯着他，在疑惑这个男人到底是想找死，还是仅仅只是真的傻。他们了解市长可不喜欢温柔的报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对他不敬的人逃脱过惩罚。

“市长阁下，逃学生仍旧只是一些孤立的地下运动，参与者都是流浪的孩童，”该恩先生指出，“媒体始终牢牢控制在我们手中，普通民众甚至还不知道反抗者的存在。正常教学还没有受到危害。学校的上课率仍旧和两周前一样高。学生可能反叛并成为逃学生的可能很小。”

“然而他们还是可能反叛并成为逃学生，”市长说着，同时打开了他的打火机，“向公众隐瞒真相变得越来越困难。城里的人们不会那么愚笨地注意不到动力中断的不寻常。他们很快就会疑惑并询问为什么。”

“我们已经解释说那是因为机械故障……”

“一些人会相信那个解释，”市长承认道，“但是另一些人还是会怀疑。”

“可是我们已经很快启用了后备动力设施。”该恩先生抗议道，“破坏并没有设想的那么严重，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逃学生似乎想避免整个城市的动力瘫痪。总之，一两个星期内整个事件就会完全结束

并被人忘记——我们会采取某种措施迁移那里的人们，也许可以放出消息说有传染疫情。”

“那样的话会给逃学生大量的时间发动下一次袭击。”市长突然插话说，“我们对他们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是如何找到供给的？他们在哪里落脚？他们又是如何躲避开搜查的？最重要的是，谁在领导他们？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清楚也早就应该弄清楚的事情。”市长“咔嗒”一声关掉了他的打火机，“我们已经放松得太久了。我们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并且批准无限制地使用致命的武器。”

“那会违反城市的法律。”该恩先生微弱地反对。

“忘掉法律吧！”市长咆哮道，“把威胁排除之后，再让我们来计算对社会制度造成的伤害吧。数代人努力建造这个城市的结果，可不是为了让一群毛孩子来破坏的。”市长停下脚步，面向桌子站定，“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阁下。”内阁成员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市长的目光扫向他们，狠狠盯着唯一的那位，“至于你，该恩先生，既然你如此不相信逃学生引起的破坏，那么现在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纪律检察官。是时候让你明白你面对的是什么了。”

该恩先生双眼发直，面无人色。

“单单上个月，逃学生就刺杀了三任纪律检察官！”该恩试图克制自己的声音。

“生命短暂就更应期盼抵达顶点。在你获得什么之前，你应该铭记这一点。”市长简短地反驳道。该恩先生很明显变得灰心丧气。

“现在，我们讨论其他事项。逃学生在上周发动袭击期间，没有破坏哪几个街区的动力设施。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给我具体的街区号码。”

市长的话马上引起了一场争斗，他们急忙冲向装满关于袭击信息

的厚重的文件夹，都想成为第一个获得信息的人，就算抢不到第一，至少也不能成为最后一个。市长紧咬着牙，看着六个男人在文件中翻检，直到其中的一个发现了要找的文件。

“唔……所有的行政区中，第19区从开始到袭击结束一直保持着动力畅通。”这个幸运的内阁成员急匆匆地念道。

听到第19区的时候，市长惊呆了。逃学生单单没有骚扰第19区。那是一个被抛弃的街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除了……

“他。看来他们还是知道了他。”市长淡淡地说，“真是有趣啊。”

市长静静地走向红色的天鹅绒窗帘旁边，他拉下窗帘，看着窗外下方星罗棋布的都市风景。现在已经到了夜晚，随着动力的恢复，建筑物的窗口、路灯都发出光来，汽车的灯光在充满生机的各个街道以及城市的摩天大楼之间穿梭着，道道灯光交汇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城市，这里的人们相信自己拥有真正的自由。所有人的命运都被教育系统管理。总而言之，完美极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好吧，”他静静地自我纠正，“无论如何，控制了大多数。”

他叹息了一声，慢慢转向他的内阁成员。

“先生们，我希望检察官和教育家们不要插手第19区的事务，而且绝对不能进入那个地区。”

内阁成员们都注视着市长，怀疑这是什么样的陷阱。因为一段漫长的沉默之后，市长仍然保持着沉思的样子，他们开始艰难地适应这种转变。

“市长阁下……如果……如果我们不插手那里的事务，逃学生难道不会把那个区作为一个避难所吗？”有人询问。

市长轻轻地摇着头，好像回忆起了遥远的过去。

“不，如果他们知道了他的存在，那么他们肯定知道不去侵犯他

的领域是更明智的做法。”市长说，“我也有同样的打算，至于这次事件，暂时搁置，休会。”

内阁成员们从房间里鱼贯而出，留下市长一个人思考。他们中没人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们确信跑去询问绝对没有好下场。

最后，他们大致上确认了一点：市长对该恩先生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宽容。

目 录

序幕 服从命令	1
---------	---

第一部分：学生

第一章：钟	3
第二章：忍耐性测试	13
第三章：逃学生	25
第四章：一个造反的孩子	38
第五章：报告单	49
第六章：迟到	57
第七章：开除	65
第八章：当生命给了你柠檬	77
第九章：零度容忍	91
第十章：最后的测验	105
第十一章：死亡	121

第二部分：异端

第十二章：新生	133
---------	-----

第十三章：武力展示	146
第十四章：后果	160
第十五章：剑	173
第十六章：无情	185
第十七章：鲜血的味道	199
第十八章：战役的高潮	213
第十九章：他最危险的学生	231

第三部分：逃学生

第二十章：危险的关口	247
第二十一章：爱的定义	259
第二十二章：学生自卫队	272
第二十三章：逼入绝境	282
第二十四章：出自和平主义者之手	294
第二十五章：了无遗憾	308
第二十六章：良心谴责	323
第二十七章：尾声	336

第一部分：学生

第一章 钟

“我希望你们大多数人都能把这个看作警钟。”毕恩夫人傲慢地叉着双臂，对全班学生宣布道，“如果你达到八十五分，那么你的分数还不错。如果比那个低的话，你应该重视起来。如果你低于七十分，那么我会让你引起重视的。”

泰克咬着牙，抓起自己的试卷，试卷已经皱了好大一部分，他随意地把试卷、课本和活页笔记本一起塞进背包。当他俯身拉上背包拉链，同时等待放学钟声的时候，他那一绺不羁的褐色头发顺着额头垂到了眼前，让他的视线变得暗淡不清。尽管从教室的一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令人高兴愉悦，但一股真实无比的忧虑依然在学生们周围弥漫，事实上这让泰克感到一种奇怪的安慰。这意味着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让老师准备去“引起重视”的人。

“你们很多人可以做得更好，”毕恩夫人抬起下巴继续说道，“当然也有少许人毫无希望。但如果你们不能摒除抵触心理，不能服从命令，这些就会反映在你们的试卷上。这些试卷评分会让我知道你们有多么恭顺。正如你们都知道的一样，这对你们的成绩单来说十分重要。”

“看起来意味着我不走运了。”泰克右面的一个男孩厌烦地在他耳边嘟囔着。

“嗨，哪个在后面说话？”毕恩夫人喊道，她像一头饥肠辘辘的母狮子，正虎视眈眈地扫视着学生们。当她的目光定格在泰克身上的时候，后者那咬牙整理背包的动作看起来充满了嫌疑，于是她迅速走近事发地点。

“这么多人当中，偏偏就只有你想出风头！”她咆哮道，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泰克，“在这次测验之后，我认为你并没有学会规范自己的行为！”

“什么——我？”倒霉的泰克语无伦次了。

在这个时刻，泰克甚至没想知道为什么老师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让他来承担后果，惶恐之余，他连这个班级以往发生过比这件事更糟糕的事都给忘记了。

“是的，你！”毕恩夫人尖锐地说，“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你不需要其他任何人为你说话。”

“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泰克抗议。

“是你在背后讲话的？”毕恩夫人大步走向泰克，她低沉的声音中充满了威胁。

“不——没有，但是——”

“没有但是，你需要学会尊敬他人，年轻人！”

“我……我……”

泰克快速地估算着他的选择，尽管他才从刚发生的不幸事件中回过神来。老师似乎都快要咬到他了，唯一能够立刻挽救他的方法是卑鄙地供出那个掩饰完美得几乎认不出来的真正元凶。但是成为一名背叛者绝对不是一条出路：把自己的同学出卖给老师会让他成为其他学生的公敌。这是他绝对承担不起的，因为所有的老师已经是他的天敌了。

因此，泰克能够选择的唯一方法就是说出下面的话。

“我，我很抱歉。”